

文學研究會
通俗戲劇叢書第二種

復活的玫瑰

侯曜作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時間 民國十一年

地點 南京

劇中人及其性格

余曉星 是一個品學兼優并富有奮鬥力的覺悟的青年的學生。

余好古 曉星的父親，是一個年近古稀的劣紳。

余李氏 曉星的母親，是一個年近四十五歲的頑固的婦人。

林天健 是一個有志的青年曉星的同學。

林秀雲 天健之妹，是一個受過中等教育天真爛漫的女學生。

林老太 天健之母，五十八歲，是一個趨炎附勢的老婦。

李若愚 是一個爲富不仁的老頭兒年六十歲。

李心靈 若愚的兒子，是一個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的花花公子，二十歲。

李老太 若愚之妻，是一個兇悍刁惡的老婦，年五十九歲。

李鳳儀 若愚之女，是一個三從四德謹守禮教的閨女，年十八歲。

梅香 若愚之婢，年十五歲。

張貴 若愚之僕，年三十歲。

王景聖 若愚之友，年五十歲。

周望賢 若愚之友，年五十五歲。

魯師孔 李家的教書先生，年六十五歲。

張媽 伴娘，年三十歲。

李媽 伴娘，年二十九歲。

何四 老農夫，年約五十五歲。

周小毛 樵夫，年約三十五歲。

鄉村小學生數人。

第一幕

登場人物：

余曉星 林天健 林秀雲 李心靈

佈景 一個很美麗的公園。桃紅柳綠，百花齊放；柳浪中露出一角朱欄，欄旁有兩張靠椅。椅的對面，就是花圃，圃中種着許多鮮豔可愛的玫瑰。那時正是鳥語花香，風和日暖的春天早晨！
余曉星穿着學生的制服，帶了寫生畫具，很愉快的從柳陰中慢慢兒走出來！行到花圃旁邊，把畫架放好，裝上畫紙，把畫具拿出來，對着那叢鮮豔可愛的玫瑰寫生。

林天健穿着學生的制服，手裏拿着一本書，一面走一面看。他驀抬頭見曉星在那裏聚精會神寫畫，他趕快把書放入袋裏，拿出一條白手巾來，靜靜的走上去把曉星的眼睛掩住。

曉星 噯！你是什麼人？

天健 （裝作女子的聲音說）你試猜猜我是誰呢？

曉星 你是秀雲妹嗎？好妹妹！快放手，我現在正是畫這幅畫送給你哩！

天健 (仍作女子聲音) 我不是秀雲，我不要你的畫。我是秀雲的…… (此時曉星用力把手巾

扯開回過頭來)……哥哥 (此二字作男子聲音要雄壯)

曉星 (站起來指着天健) 哼！我以為是誰，原來是你這該死的猴子，誰教你這樣惡作劇的？你看！

(指着畫說) 那片葉子被你弄壞了！

天健 (拱手陪笑臉) 曉星哥！對不起！對不起！我們老同學是鬧慣的，何必生氣呢！

曉星 你和令妹一同到這兒來嗎？

天健 我本來想約我的妹妹同來的，可是不知她一早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找她不着，就自己一個人拿一本書來這兒消遣的。想不到你也在這裏，真是好極了！

曉星 令妹一早就出了去嗎？她不是去找我罷？

天健 這可是說不定哩！

曉星 你帶一本什麼書來看呢？

天健 我帶了一本 “The lady from the sea” 來看。(拿書出來)

曉星 這不是挪威的戲劇大家易卜生所著的海上夫人嗎？你看完了沒有？看了之後，有什麼感想呢？

天健 我剛纔把他看完。我從這本書裏，得了許多感想。我覺得這本書，可算是『婚姻的聖經』。我從此覺得，婚姻是兩性共同的生活。應當根據愛情，由男女自己憑着自己的意志去自由選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金錢權勢，都不是結婚的條件。婚姻是男女自己的事，須由男女自己擔負責任，第三者是不能參預的！

曉星 這本書我也看過一遍，也有許多感想，不過我的見地和你有些不同。我以為男女只應當有愛情，不應當有夫妻的形式；男女只應當有戀愛，不應當有婚姻的制度；男女只應當彼此尊重人格，彼此互助生活，去過那自由的，美滿的，神聖的，獨立的，戀愛生活！

天健 你這番話，我也覺得很對！不過沒有受過教育，澈底明白戀愛真義的人，恐怕不能和他們去談『自由戀愛』。你以為對不對呢？

曉星 你這句話不錯，受過教育的人，什麼事都是佔便宜。無智識的人，什麼事都是吃虧的。講起

來他們實在是可憐得很啊！但是我以為戀愛的生活，凡是人類都應當享受的，不能說他沒有智識，就不許他享受戀愛的生活！

天健 那末，從這一點看起來，實際去從事教育運動，比提倡什麼主義還要重要了！

曉星 我對於這個問題，本來有許多話要說，但是我現在沒有功夫和你討論，我那幅畫還沒有畫好哩（畫畫）

天健 （上前看曉星的畫）好一幅水彩的玫瑰！我看見這幅畫，令我的心靈好像得着和靄的春風，吹去滿胸愁緒一樣的爽快啊！

曉星 （指着畫說）這幅畫雖比不上名畫家的作品，然而我自己覺得這幅畫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

天健 你這些話，我不大懂。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曉星 你不懂我的意思嗎？一個人的心事，別人確是不容易明白的。除非是他的真正知己，或者可以明白幾分。我老實告訴你，這幅畫是令妹請我畫的！

秀雲（嫵嫵從柳陰中出來，身上穿着一套素淨的春服，蓬鬆下斜的鬢腳下，露出玫瑰色的雙頰，眉目間似含有無限憂思）你們倆都在這兒嗎？

天健 秀雲妹，你來了好極啦！剛纔曉星對我說，他那幅畫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我不懂他說的是什麼意思，妹妹！你能够曉得嗎？

曉星（把畫給秀雲）秀雲妹！這幅畫就是你請我畫的！

秀雲（接畫在手。面上現出很感謝，而又很悲痛的樣子。凝視曉星，用極悲切的聲音說）你這幅畫的確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此時曉星作歡喜自得的樣子）

天健（初則很驚訝，後則頓悟的樣子）哈哈！我明白了！這幅畫的確是『自然之美』和『精神之愛』的結晶品！

秀雲但是現在却變成……（停一會兒）痛苦之源了！（天健曉星二人作驚異的樣子）

曉星 秀雲妹！你剛纔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天健你們倆都是真知己，她能够猜着你的意思；難道你就猜不着她的意思嗎？

曉星（沈思了一會）我明白了！那株玫瑰是我們倆平素所最愛的花！自從經過霜雪侵凌以後，他漸漸就葉落花殘彫謝去了！現在雖復活過來，然而那種零落淒涼的狀態，真是令人可憐！雲妹！你是不是看了這可憐的花，心裏就不快活起來呢？

秀雲（凝視那株花）唉！花復活了，人將憔悴了！

曉星 秀雲妹！請你不要誤會了！這幅畫的用意，我不是寫他可憐的狀態，實在是寫他復活的生機，所以我定這幅畫的名，爲「復活的玫瑰」！秀雲妹，你從他復活後的生機方面着想，一定得着無窮的愉快！你何苦這樣……

天健 妹妹！你今天忽然憂愁起來，究竟是爲什麼呢？

秀雲（欲說不說的樣子）唉……

天健（對曉星微笑）啊！我明白了！我說一句笑話罷，你就是她的痛苦之源。不然，爲什麼她今天一見你就不快活起來呢？

曉星（冷笑）哈哈！你專門好拿我來開心，真是豈有此理！

天健 曉星我請你想一想究竟有得罪她的地方沒有？

曉星 (沈思了一會兒) 秀雲妹！我請你原諒我罷！你若是有不滿意我的地方，請你直捷了當的說出來罷，不要藏在心裏！以致生出種種的誤會和種種的隔膜！

秀雲 (聞此語，悲不自勝，執曉星之手) 不！不！你一點也沒有得罪於我。我只恨我自己的命苦，我只恨父母的武斷，我只恨社會的壓迫，我只恨吃人的禮教！唉，曉星！然而又何嘗不是爲你的原故！(大哭起來)

天健 妹妹！你幹什麼？你瘋了嗎？你有什麼憂愁，隱痛，儘管告訴我。我誓必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的！

秀雲 你不能幫助我的，哥哥！你的能力那能够敵得住社會黑暗的勢力呢？

曉星 秀雲妹！請你快些把這個『悶葫蘆』打破罷！你再不說，我的心就要碎了！你的心的心要碎了嗎？我的心已經碎了！唉……(說時咬定牙關)

天健 妹妹！你究竟爲什麼快告訴我罷！

秀雲 唉哥哥！我的生活快要走到黑暗渺茫的地獄去了！我剛纔聽到消息，一星期後……我就

要……（此下嗚咽不成聲）

天健 哼，妹妹，你不要哭！我和你回去問個明白，看有什麼鬼怪的東西，能夠令人一世的生活，都陷入黑暗的地獄裏面。妹妹，走罷！

秀雲 （欲行不行的樣子）曉星哥！再會罷！一個星期後，請你到黑暗鄉再寫一幅『斷腸花』送給我。（二人同下，曉星此時木立不動，面如死灰，兩眼向前癡看）

心靈 （手上托着一籠雀，口裏唱着硃砂痣，獸頭獸腦從樹林裏走出來。）「借燈光看嬌娘」……（一見曉星馬上不唱了）表哥哥，你在此地嗎？好極了。

曉星 表弟！你來幹什麼呢？

心靈 （大笑）哈哈……我歡喜極了！哈哈……我歡喜極了！哈哈……

曉星 有什麼事情，這樣歡喜呢？

心靈 一個星期之後，我就要……哈哈哈哈哈，我歡喜極了……

曉星 一個星期之後，你就怎樣呢？

心靈 我就娶親了，你還不恭賀我嗎？哈哈！哈哈！我歡喜極了！

曉星 娶親是一件小事情，值得你這樣歡喜嗎？

心靈 我真是歡喜極了！我娶的那個女子，叫做秀雲，她是很漂亮的，很時髦的女學生，叫我怎不歡喜呢？哈哈……

曉星 （很驚異的樣子）唔？你的親事不是你父母自小和你定的嗎？所定的是一個官家的小姐，她的名字叫做琼姑，這些事情我都曉得的。爲什麼說是女學生呢？

心靈 （驚奇狀）什麼？爹爹從小就和我定了親嗎？爲什麼我自己一點都不曉得呢？那末我要回去問個清楚，我究竟是娶女學生不是（如飛的去了）。

曉星 （將信將疑的樣子，低頭沈思）唉！究竟是愛情還是痛苦？

（幕徐徐的閉下來。）

第二幕

登場人物：

李若愚 | 李心靈 | 李老太 | 林秀雲 | 余好古 | 余曉星 | 李鳳儀 | 梅香 | 王景聖

周望賢 | 魯師孔 | 李媽 | 張媽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一星期。正是黃昏的時候。

佈景 李家的新娘房一間。左角有門和大廳相通；右角有門和內室相通。室內陳設得非常精緻；當中放了一張床，兩旁擺着許多新的嫁奩，陳設得很整齊。

李心靈（新郎）和林秀雲（新娘）一同坐在床上。伴娘張媽李媽在一旁伴着。

幕開了李老太，余李氏，李鳳儀，自外門入。

余李氏（左手端着一碗糖蓮子，右手用銀匙撿起一顆蓮子來，走至新夫婦前）『食顆蓮子，連生貴子；喝口甜湯，五世其昌！』把一顆蓮子送至新郎口中，新郎一口吃了；又送一顆至新婦口旁，新婦推開不吃。』

心靈（從床上站起來搶糖蓮子吃）噯！玩了這半天的把戲，肚子也站餓啦！頭也弄昏啦！姑母那碗蓮子都給我吃罷！（把那碗蓮子搶過來兩三口吃個乾淨。李老太等見狀大笑）

鳳儀（微笑語）哥哥！你還要吃嗎？我再去拿些來給你。

心靈 我不要啦！你趕快去拿些出來給你的嫂嫂吃罷！（回頭對着秀雲，用很愛惜親摯的樣子

問她）你肚子餓嗎？我叫妹妹去拿東西來給你吃。（秀雲不理）我想我餓了，她一定也餓了。妹妹！你趕快去拿罷！（衆皆匿笑）

李老太（帶笑說）孩子啊！你不要再鬧笑話罷！難道你連這一點禮還不懂嗎？

心靈 誰和你們鬧笑話？肚子餓了，還不許人家吃東西嗎？

鳳儀（捧肚大笑）哥哥！你老是這樣……

心靈 妹妹！你不要笑我！哼！到你自己做新娘的時候，你纔曉得做新娘的苦處！（鳳儀此時又羞

又氣，說不出口的樣子）

梅香（從外入）太太！太太！姑太太！小姐！老爺說請你們迴避一下，老爺要和他的朋友進來看新娘呢！

(李老太，余李氏，鳳儀，梅香從內門下)

若愚 (景聖望賢等，前拖後擁，曉星隨後) 嘿嘿！你們不要拖！你們要鬧，就鬧新娘，別拿我老頭子開心！

景聖 今天高興的日子，你陪我們進去看看新娘，又何妨呢！(衆男賓隨之入)

望賢 (端詳秀雲一番) 恭喜！恭喜！好一位如花似玉的新娘！

師孔 (把古老眼鏡掀開，把秀雲從頭看到腳，看完了左手拈鬚微笑，搖頭擺腦的說) 吾嘗聞之，『二五構精，萬物化生；』『關關雎鳩，君子好逑。』此周公之所以作禮，而吾孔子之所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也。』吾將有以賀先生矣！(向若愚深深一揖到地。)

若愚 (還揖) 豈敢！豈敢！犬子之有今日，皆先生教育之功也！

好古 (向若愚說) 兄台的鴻福，不知幾生修到？可喜！可賀！(一揖) (此時衆親友可隨意鬧新娘，惟要俗不傷雅不宜過度。曉星此時木立一旁，淚盈盈欲出。)

心靈 (向曉星說) 表哥哥！你站在那裏想什麼？爲什麼不鬧一鬧新娘呢？(拖曉星至秀雲前) 表

哥！你看我的妻子，多麼漂亮啊！（自鳴得意的樣子）

好古 曉星！你真不懂禮，還不給你舅父和表弟恭喜嗎？

曉星 （很悲哀的樣子）舅父！恭喜！恭喜你今天娶媳婦！

心靈 （着急狀）你爲什麼不恭喜我娶老婆，反去恭喜我的爹爹娶媳婦呢？究竟今天的事是我的呢？還是我爹爹的呢？（衆大笑）

望賢 你的老婆，就是你爹爹的媳婦。你爹爹的媳婦，就是你的老婆。恭喜你爹爹娶媳婦，就是恭喜你娶老婆。這還不是一樣嗎？

若愚 心靈這孩子平日是很聰明的，所以我纔起一個名叫他做『心靈』。想必是今天他歡喜過度，『心靈』變做『心昏』了！求各位親友不要見笑罷！（表示爲兒子護短的樣子）

曉星 舅父！今天我還有一點小事情，我要回去，恕我不能奉陪了！

若愚 吃了喜酒纔去，你趕忙回去幹什麼呢？

曉星 我要回去溫習功課，預備明天的考試。我實在要回去。各位親友請啦！（出門時以巾拭淚）

若愚 曉星這孩子這樣好學，真是可愛！

好古 過獎！過獎！這孩子生平就有一點兒古怪脾氣，熱鬧場中他總是不耐煩的，還要請各位原

諒！

若愚 曉星是我的外甥，他的品學，我素來是知道的。我很愛他，我早就有意思想把他……（欲

說不說的樣子）

景聖 想什麼？

望賢 我猜若愚兄的意思，大概是想把他……招做女婿罷。

師孔 （手指望賢而笑）『他人有心，余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若愚 不錯！我久有此心。好古兄，你的意思怎樣呢？

好古 既蒙過愛，敢不從命！（起立拱手）

若愚 那好極啦！我們現在就請魯先生做媒人。我們就在今天高興的日子，再做一件高興的事

情。彼此就一言爲定了！